

童年往事

■ 杨海涛

卖鱼鱼的老大娘说，今儿晌午卖了四盆子了。这苞谷鱼一碗6元钱，酸爽香滑，如小鱼溜进喉咙，落进撑船的肚里，是不是宰相，都舒坦了。

我自小是最不爱吃这苞谷面的吃食的。在那些粮食不够吃的岁月里，麦米少，就用苞谷等粗粮填补。几乎天天都把苞谷面变着花样地当主食吃，每家都如此，以便能凑合着让一家大小吃饱。那时候，搅团、鱼鱼和玉米面硬馒头倒腾着吃，七八岁的我一见吃苞谷饭，就跺脚恼得不吃，而妈妈会给我和爷爷开小灶，单独做些面条之类的吃食。借着爷爷的光，我当年少吃了许多苞谷饭，包括苞谷鱼。

听爷爷讲，他们那一辈人是没吃饱就知道饿死人的事了。民国十八年年馐，有人饿得把给头牯(牛)吃的糙黑豆都吃了，结果有人吃太多撑死了，因为豆子吃进肚子再喝水导致豆子泡涨了，就把人撑死了。庄户人最看重头牯，饿死了头牯等于断了种地的活路。那年头，吃榆树叶和树皮的都有，吃头牯饲料被撑死，也算是个幸福的饱死鬼了。

外公说，还有吃土撑死的，当然，跟吃观音土的情况不一样。外公是移民来陕西的山东汉

子，总说自家是曹州府郟城人，与梁山好汉的及时雨宋江是老乡。外公年轻时是个牲口贩子，说起从平凉贩骡马的惊险事，当年遇过黑店，坐渡船过渭河时曾把一两枚银元掉落河底，他就一个劲地从喉咙发出嗝嗝声，用手抓住水烟锅袋，仿佛是抓住了那几枚银元！爸爸曾说过，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各种饥饿情形，人人都吃不饱，最严重的时候，大家都饿得虚脱浮肿。单位给每人发了一把黄豆，说是一把，实际按人头算也就十几二十粒而已。副食缺得慌，爸爸说，有一阵儿却忽然发了几张香烟票，他舍不得送人，又没门路淘换粮食，就开始自己学抽烟，这一抽上了瘾，就抽了一辈子。妈妈说，她在大荔的农村老家情况要好些，粗粮和菜豆搭配，多数能混饱肚子。到了八几年，准许养猪了，端午节村上还能给每家分些猪肉呢。我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，在农村稍微长大些就进了城读书。我们这群70后，大部分的人没有过挨饿的经历，但多数人也经历过吃粗粮、没有肉和油水的日子，但饥饿的记忆恐怕不多。在我的记忆里仅仅有那么一次，用爷爷的话说，那回把娃饿咋咧！大概是在我六七岁时，天下着霖雨，持续下了一个多月。妈妈去了西安看爸爸，说她得半

个月才能回来。当时几个姐姐都在外头上学，就剩我和爷爷俩人在家。开头那几天，爷爷会弄点辣子、粥和馍简单应付着，我不挑口，天天吃着，倒也没饿着。

某一天，爷爷给人帮忙出了门，说是两天就回来。可是到了第三、第四天，他还没回来。头一天有留好的菜、馍，第二天还有辣子就馍吃，第三天我在雨地里玩发烧了，一天没吃饭，迷迷糊糊在炕上睡了一晚。第四天早上起来，那个饿的感觉呀，我的肚子一直倒腾着，手指发紧，有点挪不动身子，我饿得快要摔倒了。晌午时，我挣扎着把剩着的半块馍用开水泡了，也没啥菜，就放些油泼辣子和盐。那个香啊！一碗开水泡馍下去，我浑身大汗、手脚舒展，感冒也立即好了。辣子拌馍仿佛是我的救命药！这也是我记忆深刻的唯一一次挨饿的记忆。

晌午后，爷爷匆匆走过泥泞的巷道回来了，听我说了“饿日塌”的事，手忙脚乱地给我擀了面，炒了葱花，还用油泼辣子调了，那个香啊，我们爷俩一人一老碗吃到饱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香的一碗面。面条又厚又宽，也硬，但在雨后清新的秋寒里，在我当时孩童心里的那种温香，是独一份的。

冬韵

■ 杨丽媛

小雪那天，风呼呼地刮着，人们盼着能下一场大雪，给这干燥的仲冬带来一份湿润。人们望眼欲穿，可老天爷却让人失望，不要说下雪了，连几丝雨滴也没有下。月末，当又一次寒流入侵州城时，雪在人们的期盼中缓缓降落。大片的雪花簌簌而下，不一会儿，城市的角角落落全白了头，远山、湖泊、公园、房屋都在雪的笼罩下变得迷茫起来。久违的雪球坏了小朋友，他们戴着手套、围巾，穿得像个棉花包一样，在雪地里痛快地玩了起来。

当州城的第一场雪刚下过不久，我们就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。阳光驱除了雪花落下的那个凄冷、阴沉的天气，带给我们雀跃的心情。道路两边的高大梧桐树，干枯的叶子依然手拉着手、脸碰着脸地依偎在一起，过滤过的阳光，有了一层淡淡的金色，树下的人行连衣襟也仿佛带着金光。移步金凤山上，两旁的屋舍整齐干净却少人出入，影影绰绰的竹林虽不像春天那般鲜绿，却给人沉稳、厚实的感觉。当夕阳颤颤

巍巍西斜时，鸟雀便归林了，它们叽叽喳喳交头接耳、相互交谈，好像在道说一天的见闻，又好像在叙说家长里短。道路两旁种着的菠菜、萝卜，一嘟噜一嘟噜地铺满一地，像在仰着小脸、挺着身子给过往的行人打着招呼。

州城的冬，来得或许有些迟，但雪从来不会缺席。有雪，有暖阳，有晚来归家的打工人，冬季在四季的轮回中也显得更有韵味、更加和暖，也更充满生机。

做爱心传递者

■ 杨锋安

人一旦从岗位上退了下来，或多或少会产生茫然无措的感觉。三年前，当我告别了心仪的民政岗位，被召唤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行列时，好像找到了余热生辉的起点，越干越欢实、越干越想干、越干越爱干。

“咱们西安市有近210万老年人，为政府养老工作拾遗补阙、为生活困难老人雪中送炭，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”市老龄基金会领导开宗明义的介绍，让我醍醐灌顶，似乎肩膀上的担子也重了许多。

老人们生活阅历不同、生活环境各异，需要的关怀和帮助也是千差万别的，于是我承担起了爱心传递者的角色，通过努力增加老人们的幸福感。

马立纲是一位德高望重、满身正能量的百岁老人。前年那个秋高气爽的上午，我带着与党同龄的百岁老人生活纪实摄影活动组的同志采访马老。我们就围坐在那间普通的农家院落里，听着老人娓娓讲述着当年解放西安、解放高陵那段亲身参与的战斗岁月，“临潼的那场战争，开始打得很激烈，当时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弹药库，彻底切断了敌军的后路，战士们一边拉着枪栓一边高喊着‘我们是王震的部队，不想死的赶紧放下武器’，国民党守军被震慑，要么转身逃跑，要么举枪投降”。问起老人

获得了五次战功，为啥还回到农村过清贫的生活，马老笑呵呵地说，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自己很知足，不能给组织添麻烦。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呢！马老的话，得到了老伴和孩子们的赞同。“逢年过节，区上领导总来家里看望慰问我爸呢！”马老的儿子一脸自豪地说。

长安区引镇街道办东兴村的农村幸福院，是为了解决村上生活困难老人日常吃饭和休闲娱乐需要而修建的。市上组织开展的“老有所依 爱心呵护”活动，为帮扶老人提供了资金上的资助，也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这里的特殊老人。李淑玲是去年市上在东兴村确定的五位帮扶对象之一，初冬时节我们走进她家，虽说孤身一人略显冷清，但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。她说，幸福院里每天早晚做两顿饭，早上她吃完饭与其他老人在院内编漏闲话，中午吃饭后再带一碗回家，晚上加把火热后吃，免得来回在路上跑。村上还经常来人帮助她打扫卫生，村医也不定期给她量血压、测体温。她说：“我一个孤老婆子有这么多人关心，心里觉得很温暖。”

给老人们免费修脚，是市上组织开展的“关爱老人 从脚做起”活动，也是我非常乐意参与组织的事之一。我每次去敬老院，当看到一个老人排排而坐，享受着修脚师傅精

周到的服务之后，脸上总会洋溢出笑容。三桥老年公寓的一位老妈享受免费修脚服务后，激动地对我说，她活了近百岁，还是头一次享受这样的服务。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是一个收住失能、半失能老人较多的为老服务机构，每来一次这里修脚都会受到一次心灵的震撼，因为这些生病的老人都躺在床上，他们不是插着氧气管子、吊着葡萄糖液瓶子，就是身着其他治疗器具，修脚师傅就站在老人的床边，先用温水给老人洗脚，再按照老人的需求进行精心服务，服务一个老人少说也要二十分钟，有时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修脚师傅脸上流下的是汗水，老人们眼里滚动的却是感动的泪水，我多次情不自禁地按动快门，记录下这些难忘的场景、动人的画面。

退休三年来，我在这一一次次服务老人的活动中穿梭着，也感动着。有人说，快乐是春天的鲜花，是夏天的绿荫，是秋天的野果，是冬天的飞雪。我认为，快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，一个会心的微笑、一次真诚的握手、一次倾心的交谈，都是快乐无比的事情。特别是当有人称赞市老龄基金会所做的一切是积德行善、大爱无垠的善行义举时，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，并默默地激励自己在传递爱心的征程上要继续努力。

春天的遐想

■ 张大川

我把弄丢了	徜徉飞翔
也许在绿色的田埂上	在华夏的绚丽版图上
能找到	所到之处
我把弄丢了	都是春光明媚
也许在尽显芳菲	五彩斑斓
的花海里能找到	
我把弄丢了	我在春天里
也许在水车马龙笑脸盈盈	做了一个梦
的大街上能找到	梦见长成大大男孩
我把弄丢了	娶上新媳妇美滋滋
也许在迎春花的花蕾上	梦见我变成了一个俊俏的姑娘
能看见我	靓丽妩媚
	神采飞扬
我衔一枚花信子	

春雨

■ 李晨光

冬去春来
绵绵春雨滋润着古城的大街小巷
角角落落，花花草草
房前屋后，田间地头
每个人的发梢
都挂着晶莹剔透的雨滴
湿湿的，润润的，凉凉的
无声地表达着对大地的眷恋
和人们的思念

喜欢春雨

喜欢它像恋人般的喃喃细语
喜欢它若有若无的轻抚
喜欢它对万物温柔的滋润
喜欢漫步在春雨中的感觉
空气是那样的新鲜
有着泥土的芬芳和春天的味道
到处散发着充满生命的力量
我爱春雨，我爱春天

雪都下在了故乡

■ 秦战萍

车子在高速路上疾驰	房屋一片白茫茫
窗外偶有雪花	路灯下的母亲
飞跃而过	头上两肩落满雪花
路面没有沾染一丁点白	才知道
进入村庄道路	雪，都下在了故乡

读李元博先生
《书法美学解析》有感

七律

■ 李文雅

李公书论开新界，
落笔皆吹域外风。
举世从来多旧语，
先生自此引奇声。
高瞻偏有睿哲气，
谨述还遵法道行。
洒洒宏词归本色，
殷殷妙意破云峰。